

# 论动词本原构式

张建理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认知构式语法中的构式是形义配对。各种语义和抽象度不同的构式通过传承关系分层分次组成语言网络系统。动词不是具有多义的独立词项,而是涉及表征行为事件的具体题元构式。动词与其高频共现的名词形成构式,称为“动词本原构式”。它具有独特的事件图式,有完形效应,并可以对含有新的参与组分的构式句进行范畴化。动词本原构式是动词的私用构式,而多个动词私用构式又能作为组分分别参与同一超动词构式,故后类构式是比前类构式抽象的公用构式。探讨动词本原构式的自在性和涉外行踪有助于展现一构多义现象,确立语言构式网络中的基本局域,廓清网络中的上下层级关系。

**[关键词]** 认知构式语法; 句法—语义界面; 互动与整合; 动词; 多义性; 吃

## On Verb's Basic Construction

Zhang Jianl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A construction defined in 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 is a form-meaning paring, a symbolic unit. Constructions with different meaning and generality inherit from or dominate others to form the linguistic hierarchical network. Verbs are not independent polysemous words but are involved in specific argument-structure constructions representing events. A verb and its frequently co-occurring and readily evoked nouns form a composite symbolic unit. With its special event schema and gestalt effect, it can categorize other participating components in forming its inheritance instances. This unit is called verb's basic construction(VBC).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olysemy of Mandarin verb "chī"(eat) shows that the meaning change is connected wi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verb and different nouns collocating with it and shows how inheritance sentences are categorized and constuctionalized with metaphor and metonymy construals. Strictly speaking, this meaning change caused by the interaction occurs on all the participating components, but not on the verb alone.

While a VBC is a private construction for a verb, each of numerous VBCs can participate as a component in one super-verbal construction, which is, therefore, a public construction and more abstract than VBCs. This type of construction can further be classified into two subtypes: ones

[收稿日期] 2012-04-1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2-06-30

[作者简介] 张建理,男,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和语言对比研究。

profiling VBCs' background roles and ones with special functions.

According to Goldberg's Construction Grammar, the VBC qualifies as a construction with concrete roles. The construction deserves special attention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 the return from verb's lexical polysemy to its constructional polysemy will display clearly meaning extensions and extension routes caus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nstruction participants, including entrenched chunks and new meaning inference. Second, VBCs form the basis of the linguistic network, since their usage frequency is higher by far than when they participate in super-verbal constructions and in them more meaning extensions occur than otherwise. Third, the display of VBCs' participation in higher-level constructions will show ways and results of their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such as addition and fusion. Fourth, different degrees of typicality that various VBCs or VBC groups show in their above-mentioned participation and interaction can, therefore, be shown in a broader view. Fifth, unlike other schools, 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 argues for wholism. Therefore, argument for the VBC is only natural and logical, while failure to do so is groundless and needs correcting.

The notion of VBC may be generally accepted all the time, but the demarcation between syntax and lexicon advocated by traditional grammar and TG Grammar is deep-rooted and thus has caused the illusion that VBC establishment is unnecessary. The advent of 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 made it possible, but attention and consideration must be given before it is well-established. Just for this purpose the present research is conducted.

**Key words:** 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x-lexicon interfac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verb; polysemy; chi/eat

认知构式语法是个还处在发展阶段的语言理论,大框架里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补全。目前学界往往关注超常惊艳构式,并不重视常规基础构式。本研究将关注后种构式并提出下列主张:动词提示行为事件,不是具有多义的独立词项,而是涉及表征行为事件的具体题元构式。本研究将对动词“吃”<sup>①</sup>进行个案追踪调查以阐述此观点。

## 一、认知构式语法

认知语言学中的构式语法有多个学派,本研究主要关注 Goldberg 的句法理论。Goldberg 最初对构式作出如下定义:“构式是形式—意义的配对,且此配对的某些方面不能依据其构成单位或其他已存构式而得到完全预测。”<sup>[1][4]</sup>此定义强调构式有完形效应,其形义不是参与组分原有形义的简单相加。后来她将构式重新定义为:构式是形式与语义或话语功能的匹配<sup>[2]</sup>。最近,Goldberg 进一步对构式作如下概括:所有语法分析层面上均有构式,所有习得的形式和语义/篇章功能组合都是构式,即构式是形义配对,是象征单位。这些抽象程度不同的构式通过范畴化的传承关系,分层分次有序地组成语言网络系统<sup>[3][5]</sup>。由于象征单位可以概括人们的全部语法知识,所以通过研究象征单位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和整合,可以从心智上对语言作出描述和解释。认知构式语法思想可认为是句法—语义—语用的融合贯通<sup>[4—7]</sup>。

<sup>①</sup> 必要时本文将以双引号表示引述的表达式,用单引号表示概念或语义。

语言的基本单位不仅是形义配对的实体构式，而且还涉及框架构式(skeletal construction)。这种构式中具有相关词项可替换嵌入的槽(slot)，Fillmore称之为形式(formal)构式，Langacker称之为图式(schematic)构式，因为它们有一定的概括性<sup>[4]233</sup>。例如，词缀“-ly”和“-tion”通常不单独使用，必须分别与相关词根词共现以形成词干。在词级层面上，冠词涉及的框架构式为“the/a+NP”，形容词的框架构式之一为“ADJ+NP”。不同动词依其不同特性可涉及多个框架构式，如“NP+V”、“NP+V+NP”。这些构式涉及名词实体构式，所以也是名词涉及的框架构式。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相互允准并整合，形成具体题元结构构式。下面笔者拟从动词角度来探讨名词和动词的概念关联及其语言表达式。

通过讨论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Goldberg认为意义是相对于常识和情景而言的。抽象于语言实际使用的构式隐含这些常识和情景并突显其中典型实体的关联。名词通常与某个特定的背景框架或情景相联，后者是理想化的个体感知及常识。动词也不例外，“动词的意义必须参照包含丰富世俗知识和文化知识的背景框架”<sup>[1]25-31</sup>。Langacker认为，动词指称随时间变化的能量互动过程体现为有特定参与者的事件。从概念上说，事件依从并突显其参与者，如无参与者，整个事件是不连贯的。动词本身并不突显，但为相关必有参与者和整个小句提供过程性的突显点。这种由动词具体化的整合模块是组合新奇表述式的模板。在这一复合象征单位中，动词依存于名词，两者组成限定句(finite clause)<sup>[8]36,282ff</sup>。笔者同意这些观点，并据此将这种由动词与其常规具体题元组合的构式称为“动词本原题元结构构式”(verb's basic argument structure construction)，可定义为：动词与其高频共现并在心智中最易联想到的名词形成的复合象征单位，它具有特殊的事件图式，有完形效应，并可以对含有新的参与组分的构式句进行范畴化。笔者进而主张，但凡动词都不是自立的，都涉及其常规的本原题元结构构式。

将动词认定为涉及其常规具体题元结构构式是符合Goldberg的上述构式定义的。首先，每个动词都是有特殊形义的实体构式，各个动词与名词共现而形成的具体题元构式和构式义也是独特的，感知动词会产生其本原构式的完形效应。此外，此类构式是复杂范畴，在频繁使用中，同一构式内有不同指称的名词参与表述不同事件，即同一语言范畴表述不同的外在世界范畴。构式中因此发生压制和整合<sup>①</sup>，使构式整体抽象化并有能产性，使构式中某些新创承继句的形义配对的某些方面不能从其组合中得到完全预测。可能为了专注于超常构式，如双宾语构式、致使移动构式，Goldberg并没有讨论动词本原题元结构构式，而只将动词称为词汇性构式(lexical construction)，仅为参与其他构式的组分<sup>[1]</sup>。但动词本原题元结构构式与Goldberg关注的超常构式一样，都是组分可替换的框架构式，唯一区别在于前类构式中的动词保持不变(如“老王吃了饭/批评”)，是动词的独有构式，而后类构式中的动词是可替换的(如“老王吃大碗/写毛笔”)，因此，前类构式可作为组分参与后类构式，是一些动词的共有构式。以下笔者将前类构式简称为“动词本原构式”，将后类构式简称为“超动词构式”。

<sup>①</sup> 这种压制和整合在学界已有不少讨论，除Goldberg外，补充性讨论见Iwata，“Locative Alternation and Two Levels of Verb Meaning,”*Cognitive Linguistics*, No. 2, Vol. 16(2005), pp. 355–407。袁野《动词意义、构式与体验式理解》，载《外语教学》2007年第3期，第36–40页。[Yuan Ye, “Verb Meaning, Constructions and Embodied Understanding,”*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No. 3(2007), pp. 36–40.]程琪龙《事件框架的语义连贯和连通——一切刻小句的实例分析》，载《外国语》2009年第3期，第10–19页。[Cheng Qilong, “Semantic Coherence and Connection within Event Frame Analysis of Cutting Clauses,”*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3(2009), pp. 10–19.]董粤章《构式、域矩阵与心理观照——认知语法视角下的“吃食堂”》，载《外国语》2011年第3期，第2–12页。[Dong Yuezhang, “Construction, Domain Matrix and Construal: A Cognitive Account of 'Chi Shitang'”,*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3(2011), pp. 2–12.]张建理、徐银《构式语法对汉语“形容词+宾语”结构的研讨》，载《外国语》2011年第6期，第11–18页。[Zhang Jianli & Xu Yin,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Chinese 'Adjective+Object' Structure,”*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6(2011), pp. 11–18.]限于篇幅，本研究不详述。

## 二、动词概念及其本原组配

汉语动词“吃”是个日常高频词，也是学界热议的话题，下面就以此词为例展开研究。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和认知归纳，吃食是一个事件。此事件涉及食者（其即时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及其目的（补充体能和/或社交企图），涉及动作本身（详下）及其使成条件（食者的经济条件、时间和地点、工具等），还涉及食物（来源、品种类别、制作方式等）。吃食可以用事件图式或模型来表示，此事件模型表征食者致使食物从体外位移至口内并经咀嚼而咽下的过程。其中食者和食物分别得到较大和较小的突显，前者为主焦点、射体；后者为次焦点、界标。事件模型如图1所示，其中大方框标示事件认知域，两个椭圆标示突显体，小方框和虚框标示通常为事件模型场景中的背景化实体。细线箭头标示致使作用力及其方向，曲线箭头标示因受力而状态改变，空心箭头标示食物位移方向，椭圆标示两个实体得到的程度不同的突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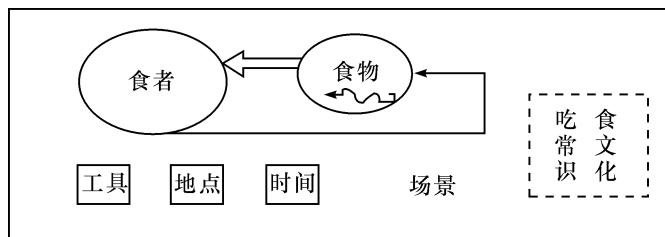


图1 吃食事件图式

表征此事件模型即图式的构式为动词“吃”的本原构式，其形义组配为“主语/食者十谓语/吃十宾语/食物”，构式义为‘食者致使食物从体外位移至其口内经咀嚼并咽下’。事件中的食者通常为某人，食物通常为饭菜或其他食品。日常问句如“中午吃了五两饭吗”和“老李吃了吗”，所涉及的就是此两者，它们与动词是常规匹配，相互预设，是与动词直接相关、最容易激活和提取的概念因子。相关句子是“吃”的本原构式的典型承继句。但众所周知，标示此事件的动词还参与其他事件的表述，而这种表述是以其典型事件为参照的。在与非典型指称名词匹配时，动词“吃”在构式的作用下与它们共现呈误配，并因此引发不同的互动和整合，继而形成表述不同事件的非典型构式承继句。下面所列语例大部分来自《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其后的语例还包括其他来源。当语例中的主语为食者时，为了节省篇幅通常被省略。为了叙述方便，所列的句群序列有所调整，并不表示词义的历时引申次序。

- I. 把食物等放到嘴里并经过咀嚼咽下去（包括吸、喝）：吃饭/吃饺子；吃烟/吃奶
- II. 获得，吸收：吃空额/吃差价/吃回扣/吃兵饷/吃利息；道林纸不吃墨/茄子很吃油
- III. 领会，把握：吃透文件精神/他的心思我还吃不透
- IV. 承受，禁受：吃得消/吃软不吃硬/这根绳子吃不住这么重的分量
- V. 受，挨：吃亏/吃惊/吃批评/吃黄牌/吃发球/吃败仗/吃官司/吃闭门羹
- VI. 吃特殊方式加工的食物：吃小炒/吃火锅/吃砂锅/吃烧烤
- VII. 依靠某资源谋生：吃救济/吃老保/吃低保/吃老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 VIII. 没入，进入：（船只）吃水；（加工物）吃刀
- IX. 消灭：吃掉敌人一个团/拿车吃他的炮
- X. 耗费：（被处理事物）吃力/吃劲

句群Ⅰ为构式的典型承继句，其中的动词具有原义。在句群Ⅱ至Ⅴ中，动词被隐喻<sup>①</sup>。其中句群Ⅱ、Ⅲ中的动词分别涉及下列隐喻：‘获得和吸收是吃’及‘懂得和理解是吃’，与原义最接近。句群Ⅳ、Ⅴ中的动词涉及的隐喻分别为‘忍受是吃’和‘遭受是吃’，这两个句群中的宾语指称都是主语指称不喜欢的事体。上述隐喻几乎都识解在动词上。句群Ⅵ中动词具有原义，而宾语指称涉及转喻：‘特殊加工手段或方式转指加工物’。句群Ⅶ中动词涉及隐喻：‘受益是吃’，宾语指称被转喻为‘资源’。最后三个句群中的动词既涉及隐喻，也涉及转喻，前者基于后者。以下专注于转喻。此识解为‘部分或整体吃食行为转指该行为对食物产生的影响’，即食者与食物间发生位移或食物因此消失，图式中较突显的宾语指称受力后产生位移或形变。句群Ⅷ涉及某物体的局部包容或嵌入另一物体，此互动与口腔咬住局部食物的动作有关。句群Ⅸ的宾语指称通常与主语指称是竞争或敌对的，此互动与咀嚼和吞咽食物的动作有关。句群Ⅹ中的主语指称通常为工作或问题，宾语指称通常为资源，此互动与摄入食物的动作有关，前者减小后者的体积。综上，句群Ⅰ为构式的典型承继句群。句群Ⅱ至Ⅴ中的吃食事件是整体作为一域与另一域互动而产生隐喻。句群Ⅵ和Ⅶ中各自涉及可明确区分的隐喻和转喻。句群Ⅷ至Ⅹ涉及较难区分的隐喻与转喻的混合。

最后，在“吃”本原构式的高频使用中，很多组配固化为成语，有信息量不等的独特义和重新分析义<sup>②</sup>。例如，吃鸭蛋（得到零收获），吃醋（妒忌），吃闭门羹（被拒绝进门或受冷遇），吃豆腐（调戏，占便宜），吃白饭（a. 只吃饭不吃菜，b. 吃饭不付钱，c. 只吃饭不干活）。下列句子的相关部分都与“吃”本原构式有关：

- (1) 小王昨天吃进那支股票。
- (2) 到了目的地，大家一起去饭店，十多个人，吃了五百元……
- (3) 孩子心重，甭提多么要强啦！媳妇也走了。我们爷儿俩就吃这辆车……
- (4) 这年代……就兴吃脑子吃点子吃胆子吃网络，除此还得敢吃别人不敢吃的。
- (5) 模糊法销售技巧，客户就吃这一套。
- (6) 不管你眼睛有多大，我不吃这一套。

其中句1动词隐喻为‘（以购买而）获得’，句2动词隐喻为‘（以吃而）耗费’，句3、4中的动词和宾语分别被隐喻和转喻，语义可归入上述词义Ⅶ。句5、6中有“X(不)吃这一套”这种固化构式，其中的动词应该说具有在使用中被引申而还未列入词典的‘认可、喜欢’义，且可以说已自成高频构式，因为这一表达式2012年2月底时在百度上的搜索结果有140多万个条目频次。

综上，“吃”的本原构式中有典型句群，也有由此引申的隐喻和转喻句群，是个能产构式。在动词的横组合互动中，隐喻往往发生在其自身，转喻往往发生在宾语指称上，如图2所示，其中向下箭头方向表示构式对承继句群的统制，向上箭头方向表示承继句群对构式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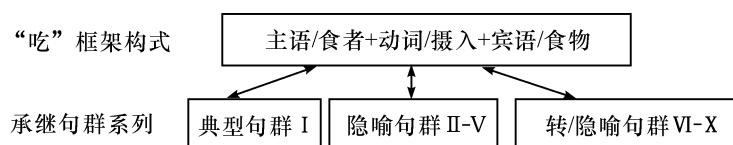


图2 “吃”本原构式内的统制—承继关联

<sup>①</sup> 张建理、朱俊伟对动词隐喻作如下定义：如果(1)动词与名词没有常规语义匹配，而(2)句子又被具体语境中的语言使用者认为有某种意义关联，且(3)名词在具体语境中有真实的本义指称或常规语义(但转喻除外)，则动词被隐喻识解。见张建理、朱俊伟《动词隐喻的本体研究》，载《外语教学》2011年第1期，第1—5页。[Zhang Jianli & Zhu Junwei, "An Ontological Study of Verb Metaphors,"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No. 1 (2011), pp. 1—5.]

<sup>②</sup> 这些表述在其产生之初是有明确理据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者记住了其义而忘了其理据，因而无法对它们进行理据分析而被称为成语典故。此时要了解它们的理据可查阅词典或词源中的记载。

必须指出,上面描述的是动词本原构式内的范畴化或构式化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同一动词与不同名词的互动,如动词义 II 和 V 分别隐喻为‘受益’和‘受害’,与相关宾语义群有关,相关转喻(涉及动词义 IX 和 X)更是发生在具体宾语指称上。可以说,某动词义的设定就是该动词与相关共现名词的固化<sup>①</sup>。严格地说,动词与不同名词互动产生的意义变化发生在参与互动组分所形成的整体上,而非只在动词上。因此,如词典那样列出动词的多项超大变异义而名词似乎不参与的这种现象,只是为一般语言使用者而非语言研究者提供的快捷方式而已。

Goldberg 对动词有下列认定:动词涉及其常规事件的参与组配。正因此她才详细论述动词与超动词构式融合时会产生角色误配,所以要遵循语义一致原则和对应原则,对动词事件参与者<sup>②</sup>进行遮蔽、剪切、合并和融合<sup>[1]48-66</sup>。上面对“吃”的描述也完全符合她对构式的下列描述:“构式并非只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抽象的意义,而是通常包括许多密切联系的意义,这些意义共同构成一个家族。”<sup>[1]31-32</sup>笔者现在只是用构式语法观表明并细述了她没有明说的意思。当然,动词不仅有自己的基地,而且还可以应邀参与他类构式,后者就是本文所称的超动词题元结构构式。下面将考察“吃”本原构式的这种参与行踪。

### 三、超动词题元结构构式

如上所述,动词本原构式是动词的私用构式,超动词构式是至少两个动词可参与的共用(公用)构式。后类构式比前类构式抽象,这是因为它们是可容纳多个不同义动词的框架构式,动词本原构式作为组分参与超动词构式。在这种参与过程中,动词本原构式的组配和构式义(并附带其相关事件常识)往往受到超动词构式的压制和整合。就本个案而言,笔者区分两类超动词构式:一是突显动词本原构式中背景题元的超动词构式,简称“背景题元构式”;二是强调特殊功能的超动词构式,简称“特殊功能构式”。下面分别讨论。

背景题元构式与参与它的动词本原构式关系密切。如吃食事件图式中有两大部分:突显部分和背景部分。前部分在动词本原构式中明示,后部分存在一些通常不突显不明示的事件参与者。有一些特殊构式可将这些事件参与者突显出来,并允准多个动词本原构式参与,所以笔者这样命名此类构式。对本文所称的背景题元构式,学界实际上已讨论多时,它们被称为“非典型受事宾语句”,可有如下主要细分类和相关语例<sup>[9]</sup>:

- a. 材料宾语句: 我们家一直烧蜂窝煤。
- b. 工具宾语句: 他一直听耳机。老王抽烟斗。
- c. 方式宾语句: 他打了个短平快。小李游自由泳。
- d. 处所宾语句: 他儿子一直读补习班。爸爸教大学。
- e. 动机宾语句: 大家躲警报。她在读博士。

这类构式允许多个动词本原构式参与。例如,对于句 7,“打”的本原构式的某个承继句为“(某人)用电脑打字/游戏”,其中“电脑”作为工具参与本原构式。这个“打”的本原构式参与突显工具的超动词构式时,其原本的宾语指称被剪切,原本的工具被突显而处于宾语位置,即为例示“打电脑”。句 8 例示动词本原构式(如“在居庸关驻扎/驻扎在居庸关”)参与突显处所超动词构式的结果(“驻扎居庸关”)。按照惯例,下面例句的主语/施事因默认而省略。

<sup>①</sup> 例如,“吃”的‘消灭’义不可与通常认为也该列入消灭类的宾语指称共现: \*吃苍蝇/老鼠/四害(\*表示误句)。

<sup>②</sup> 具体事件参与者可抽象为题元,前者是后者的实例。在动词本原构式中往往只有前者而无后者,详后。

- (7)看显微镜 打电脑 喝大杯 写毛笔  
 (8)坐办公室 逛商场 睡沙发 驻扎居庸关

另一方面,同一动词本原构式可以参与多个此类构式。如句9例示“刷”本原构式参与突显材料、工具、处所超动词构式;句10例示“吃”本原构式可以依次参与上述a至e五个超动词构式。

- (9)刷油漆 刷刷子 刷左边  
 (10)吃大米 吃大碗 吃烧烤 吃馆子 吃情调

动词本原构式可参与的第二类构式为特殊功能构式,这里的“功能”涵盖概念、篇章和语用义。限于篇幅本文只以“吃”的本原构式为例。句11例示索取构式,句12为使役构式,句13为处置构式,句14为受事突显构式,句15为耗费构式,句16为致使结果构式,句17为供求构式。这些构式都有特定的句法形式和语义,笔者在此用其语义来命名,但它们也有别称。如句11也称为双宾语构式句,句13为“把”字句,句17为双量词构式句。

- (11)老张吃了老王一个苹果。  
 (12)老张叫老王吃了苹果。  
 (13)老张把苹果吃了。  
 (14)苹果都吃掉了。  
 (15)一顿饭吃掉三千元。  
 (16)春节的宴请吃得他重了十斤。  
 (17)一锅饭吃十个人。  
 (18)感冒药吃死老陈。

两类构式的互动整合过程可概括为:超动词构式提供含抽象义的构式框架,由动词本原构式及其他词汇组分参与而详实化。句11中“吃”的本原构式句“老张吃了一个苹果”作为组分无耗损地参与索取超动词构式,其承继句中的间接宾语/涉事“老王”是超动词构式的固有组分。句12中动词本原构式句“老王吃了苹果”作为组分参与使役超动词构式,其承继句中的“老张叫”是超动词构式的固有组分。句13“吃”的本原构式句中的宾语/食物被压制性位移<sup>①</sup>。句14动词本原构式句的主语/食者被遮蔽,宾语/食物被位移为主语。句15动词本原构式句的主语/食者被剪切,宾语/食物被位移,耗费构式承继句中的宾语/耗损是此构式的固有组分,由吃食事件的相关背景信息填充。句16动词本原构式句“他吃春节的宴请”的主语/食者被剪切,宾语/食物被位移为主语,句中的“得”为超动词构式的标志和连接项,其后被填充的架构是后构式的固有组分。句17超动词构式将动词本原构式句中的两个参与者倒置互换,此整合过程涉及转喻(食者转为食量,食物转为供应量),构式义也与原动词本原构式不同<sup>[10]</sup>。句18可大致表述为‘老陈因吃感冒药而死’,此句承继有一定能产性的倒置动结构式<sup>[11]</sup>。笔者认为,在这一超动词构式中,“吃感冒药”是“吃”本原构式的迂回表述,其中的主语“老陈”被剪切。“吃”与“死”临时整合为双音节复合动词表因果关系,并成为构式标志。两动词各司其职,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此超动词构式与通常的动结构式同形,由参与的具体动词本原构式选择去向。这可以认为是动词本原构式会对超动词构式作出选择和甄别的范例<sup>②</sup>。

<sup>①</sup> 匿名评审专家评述,此“把”字句与“吃”本原构式的形义差异很小,可认为是后者的“变式”。但笔者认为,“把”字构式可允准多个动词本原构式参与,所以从构式类别来看还是公用的超动词构式。

<sup>②</sup> 按照常识和语境,人们认为下句例示的寻常动结构式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这些孩子吃死了院里所有的榆树,枣树更成了争夺的对象,以至纷争不息……”(北大CCL)与句18不属同一构式。

这两大类超动词构式是有差异的。背景题元构式中的题元通常是处于参与的动词本原构式事件图式的背景中默认的,而在这些构式中被突显或聚焦,同时动词本原构式中的典型宾语指称被超动词构式背景化。因此,动词本原构式突显事件的典型部位,相关超动词构式突显同一事件的非典型部位。两类构式整合时因为涉及同一事件图式,它们之间的语意关系密切。与此不同的是,特殊功能构式中的题元不必与参与动词构式中的原本事件参与者一致,前构式可以变更后构式事件参与者的性质、数量或次序,因此两构式互动整合会产生明显的压制作用。有些特殊功能构式的形义与参与它们的动词本原构式的形义差异较大,因此,与背景题元构式和动词本原构式间的整合不同,参与特殊功能构式的动词本原构式是作为局部参与整体的互动整合,并由于不同的动词本原构式整合出典型性不同的超动词构式承继句。

综上,动词本原构式为能产的独立构式,但也可作为组分参与超动词构式。前类构式具体,后类构式抽象。超动词构式分为两个次类,动词本原构式与它们整合的具体部位和程度各不相同。动词可以其所在的构式形义为其定位和显示行踪。动词本原构式和超动词构式中都存在压制和整合,新的组配都有不可预测性<sup>①</sup>,但涉及不同的具体组分。两大类构式的关联如图3所示。其中向上箭头表示下位构式对上位构式的参与和支撑。使用频率越高的动词本原构式(图中简作“动本构”)参与不同类超动词构式的概率越高,如图3中的动本构<sub>2</sub>参与的构式类最多,而使用频率低的动本构<sub>n</sub>只独立存在而不参与他类构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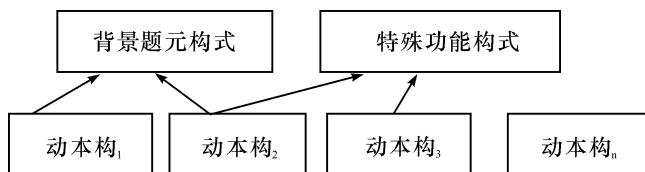


图3 动词本原构式与超动词构式

#### 四、动词本原构式论与动词多义论

对动词的认定大约有三种观点:(1)词汇语义学派把动词在具体句子中的意义列为词义。这样做导致专义专设,使动词义项数量不合理增长。(2)以形式语法为代表的动词中心论学派认为,句法是词汇投射的结果,动词决定相关句子的题元类别和数量,并与照此指派的相关词项共现。这样动词出现在新句法构型时会产生循环论证。(3)认知构式语法及笔者的改良措施主张动词总是处于指称事件参与者的名词框架中,在使用中不断引申变异。动词通常处于其本原构式,涉及其本原范畴和相关事件框架,也偶尔作为组分参与超动词构式。

动词本原构式观与动词多义观相比,前者的理念优于后者。第一,动词多义观对词义引申形成多义的判定是依据该动词与不同名词实体的组配互动,但又把语义互动及识解结果都堆积到动词上并将名词实体略去不提,似乎此多义网络是动词自有的,而动词与主语和宾语组配后双方又能“情投意合”<sup>②</sup>。究其原因,这一主张是组合观(compositionality)的引导和需要。第二,动词多义观的处理是归纳性的,通常只能涉及动词已规约的组配,对语言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新组配的反应是滞后的。与此相反,动词本原构式观主张构式是包括典型和非典型语例的范畴,能明晰显示不同词义

<sup>①</sup> Goldberg 只以超动词构式对动词本原构式的事件参与者数量的超常添加(如 *sneeze* 参与致使移动构式)和隐没来证明超动词构式的不可预测性。笔者认为不可预测性还应包括题元误置误配和句义超常。

<sup>②</sup> 虽然“吃”有多义,但各义是与相关宾语相配才成立的。例如,“吃饭”通常意义不是‘消灭饭’。

从典型向非典型的引申关系,包括对可能出现的新义理据的推导。因此,对于本文第二节对“吃”义的罗列,动词多义观可能认为是穷尽性的,而构式语法认为这只是对不断涌现的一构多义的共时性截取。第三,动词多义观只罗列动词的多义项,而不说明其引申方式,而构式语法不仅说明语义引申是由于隐喻、转喻、识解的参与使然,而且强调这些识解是由构式的压制和整合造就的,即这种语义引申是有动因的。第四,多义观在讨论很多包括动词的成语表达式时不得不涉及其组配,而构式观不用对此采取特殊处理。这是因为构式观明示动词的各种事件参与者组配,本来就承认基于使用的组配有固化的可能性和能产性,能够顺应“动态浮现语法”。该理论主张语言构式是在使用中产生变异的,语法是在动态使用过程中通过量变到质变浮现出来的<sup>[12]277</sup>。第五,如陶红印,谢晓明、左双菊对“吃”的历时和当代调查证明<sup>[13-14]</sup>,用笔者的术语来转述就是:动词本原构式的使用频率远高于其参与超动词构式的频率,动词义的引申也主要发生于本原构式内。总之,设定动词本原构式有助于正本清源,本末正置。

Langacker很早就指出:“词语并不承载意义,而是用以灵活开放地引进浩瀚的知识系统。再者,不应认为复杂结构的组分是构筑此结构的材料。组分只对复合结构的某些侧面加以范畴化及为其提供动因,复合结构通常展示涌现性的或语境促发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是组分个体激活不了的。”同时,他还认为相关的错误民俗组合观根深蒂固,竟然连很多学者都有此观念<sup>[8]508</sup>。作为矫正措施,笔者设定动词本原构式旨在明示动词事件框架的知识性、复杂性和开放性。同时笔者要问学者:为什么述谓义是独立存在的?为什么动词不涉及其本原构式?

在更大的认知语言学视野中,笔者主张动词本原构式的原因是要补全语境。语境论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念。首先,认知语言学强调意义的体验性,而体验性总是与具体场景和经验相联系,因此意义是语境化产物。其次,认知语言学基于使用模型观,强调语言使用和语言系统之间的辩证关系:词义不是抽象而静止的知识库存和规则,而是在实际使用语境中不断引申和变异的。再次,认知语言学的百科语义观同样突出语境的核心地位。事件框架及认知图式等是依赖于具体语境的经验复制和认知抽象,而语言表达式仅是对不同语境的局部提取和融合,绝大部分信息仍处在背景化的语境中,作为参照源而隐性地存在<sup>[15]</sup>。最后,认知构式语法本身也明确反对词汇与语法间的绝对区分,倡导语法研究的词汇化以及词汇研究的语法化<sup>[7,16]</sup>。

因此,构式观用一构多义来涵盖动词的一词多义,可以解释隐喻和转喻对词义引申的动因,能顺利地处理多义观难以处理的复杂情况,并兼顾语言描写的节俭性和明晰性。笔者的主张不是对动词多义在称名上的修改或玩弄辞藻,而是将语言使用者默认的理念明示出来,实在地描写动词在整合中的互动和变异。这样做比较有心理现实性,而且使描述更为合理。

## 五、认知构式语法中的动词本原构式

前期研究中对动词“吃”的研究有从其宾语指称的转喻和隐喻切入的<sup>[17-18]</sup>,有从典型宾语题元—受事引申非典型题元切入的<sup>[9]</sup>,有从吃食涉及的不同情景模式切入的<sup>[19]</sup>,也有从词语的功能承载量与分辨度切入的<sup>[20]</sup>。这些研究有两个特点:(1)有些研究认同动词中心论,只研究动词的各种变意义;(2)另一些研究默认动词有题元组配并附有事件框架,但不讨论动词本原构式。本研究则考察整体与局部的整合,既看到构式的完形效应,又看到句内成分的组构作用,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相互作用。譬如,以往研究只调查某人的所有社会关系,本文的研究则分层分次地关注其直系、旁系和其他社交关系。这样的描述是对动词功能的进一步探讨和理解,也是对传统的动词与句法结构研究的有益补充。

从更广的视野来看,认知语言学与认知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第二代认知科学提出复杂动力

系统理论,其中强调的生成整体论思想是认知语法的研究范式。依照生成整体论思想,语言可以抽象为网络,其中的各类作用体是网络结点,各种相互作用是结点之间的连接。从微观到宏观层次,所有的作用体都自成网络系统,有所区别的只是大整体与小整体网络<sup>[21-22]</sup>。笔者认为整体网络就是认知构式语法中的构式,动词本原构式是这样一种范畴化了的基本的小整体构式<sup>[23]</sup>。

Goldberg对构式压制和整合的片面强调也引起学界的质疑和补充<sup>①</sup>。动词包含丰富的知识集,构式与动词整合时会有不少语义重合和冗余,在读解句子时还涉及多种识解,因此动词是功不可没的<sup>[24-25]</sup>。Iwata更是将动词义分为两部分:一是涉及动词事件和相关常识的概念语义;二是涉及句法和题元配置的组合义<sup>[26]</sup>。与本文的动词本原构式相比较,前者相当于构式义,后者相当于形义组配。这样动词就既有自己的大本营,又可按要求挑选人马参与其他阵营,使原有的相对失衡状况趋于缓和。

本文主张语言构式网络中存在动词本原构式还出于构式语法理论建构上的考虑。首先,动词涉及具体题元结构构式,尤其是能产动词本原构式中的非典型事件参与者组配不合常规,也不可预测。其次,动词本原构式处在语言构式网络的基底层次,缺乏这一层次整个构式网络就不完整。有了这类构式,就能明确地对不同构式作出分类,明示不同层级构式间(包括题元隐没添加)的互动整合关系<sup>②</sup>。最后,用同一理论来描述不同层级上的类似现象可使理论更有系统性和概括性。

刘宇红指出,传统模式设定的题元相对抽象,即词汇语义的“颗粒”大,且映射是单向性地从词汇语义到仅提供组合规则的句法。相比较而言,构式语法通过将抽象的句法关系细化为多个有语义的构式,从而减小句法“颗粒”。因此,传统模式中抽象的多对一映射在构式语法中变为相对具体的一对一映射,同时还实现了动词和构式的双向互动<sup>[27]</sup>。正是构式语法的这些理念使笔者将小“颗粒”的动词与其常规组配设定为构式,采用多样化的具体事件参与者称谓而摒弃抽象题元。例如,在讨论动词本原构式时笔者可以讨论具体事件中的参与者(如食者和食物),而明确区别于诸如施事、受事这些题元,后者是对不同局域和层级构式所作的高度抽象和概括<sup>③</sup>。也正是构式语法理念使笔者能够区分出同形异义构式(如第3节所讨论的5个背景题元构式)。这样做就恢复了动词在构式网络中的合法地位,也在不同层级上解决了颗粒度问题:层级越低,语义颗粒越小;反之亦然。张伯江关于方法论的下列论断笔者很赞同:“我们观察语言的使用,所选取的角度越是具体,越是有针对性,在方法上的可操作性就越强,也就越容易揭示出更深刻的语言规律”<sup>[12]85</sup>。

Goldberg的构式语法还有一个亟待回答的基本问题:单宾语句(如“张三吃了面包”、“李四种了棵树”、“王五看了部电影”)是否涉及抽象统摄构式,此构式就是“单宾语构式”吗?这个问题很复杂,目前很难给出圆满的回答。但作为第一步,笔者认为上述句子中的动词都涉及其本原构式,这些构式各有独特的形义组配和具体构式义。例如,汉语和英语中单宾语动词本原构式的数量是最多的,且各式各样。如果存在抽象单宾语构式,此构式在图3中应位于最顶端而至少统摄本研究讨论的三类构式,其语义是笼统而泛化的。这些不同层级构式的唯一共同点是它们都有“主语+谓语+宾语”这一句法形式(如“王冕死了父亲”、“苗圃遮了棉帘子”),但构式形义组配和语义各不相同,处于不同构式和不同层级,故为同形异义异构式。也许单宾语动词本原构式与抽象单宾语构式

<sup>①</sup> Goldberg简要提过动词融入超动词构式的途径:子类、手段、结果、前提条件,但未详述。参见A. E. Goldberg,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65。

<sup>②</sup> 事实上上述一系列背景题元构式,如“工具/处所宾语构式”,都是基于动词本原构式而命名的。

<sup>③</sup> 例如,“张三在吃饭”中的主语题元并非典型施事,当然也非受事,但在下句中主语已很偏向于受事:“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到无锡签名售书,吃了耳光”。可见,题元对具体情景的描述很粗略。Langacker指出,这些原型题元不是专业术语,而只是些日常经验。它们是含混的,可以不断细化。详见R. Langacker,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85。

的关系是范畴化研究中的基层范畴和上位寄生性范畴关系。因此,笔者认为,设定动词本原构式能补全构式网络系统的基底局域,廓清相关层级,有助于解开单宾语构式谜团。此外,由具体的动词本原构式往上层层归纳出上位超动词构式的研究途径,比先设定最高层的单宾语构式再往下推演承继构式要更加扎实和稳固,这也说明设定动词本原构式有助于认知构式语法的进一步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 A. E. Goldberg,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2] A. E. Goldberg, "Constructions: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外国语》2003年第3期,第1-11页。[A. E. Goldberg, "Constructions: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3(2003), pp. 1-11.]
- [3] A. E. Goldberg,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4] W. Croft & A. Cruse,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5] A. E. Goldberg, D. Casenhiser & T. R. White, *Constructions as Categories of Language: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Vol. 25, No. 2(2007), pp. 70-86.
- [6] 王寅:《认知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Wang Y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7.]
- [7] 刘玉梅:《构式语法研究的新进展》,《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4期,第314-316页。[Liu Yumei, "New Developments in Construction Gramma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4(2010), pp. 314-316.]
- [8] R. Langacker,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9] 张云秋:《现代汉语受事宾语句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Zhang Yunqiu, *On Modern Chinese Patient Object Clauses*, Shanghai: Xuelin Publishing House, 2004.]
- [10] 张建理、叶华:《汉语双数量词构式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49-156页。[Zhang Jianli & Ye Hua, "On Double-Numeral-Classifier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3(2009), pp. 149-156.]
- [11] 张翼:《倒置动结式的认知构式研究》,《外国语》2009年第4期,第34-41页。[Zhang Yi,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Inverted Resultatives,"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4(2009), pp. 34-41.]
- [12] 张伯江:《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Zhang Bojiang, *From Agent-Patient Relation to Construction Mean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 [13] 陶红印:《从“吃”看动词论元结构的动态特征》,《语言研究》2000年第3期,第21-36页。[Tao Hongyin, "'Chi' and Emergent Argument Structure,"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No. 3(2000), pp. 21-36.]
- [14] 谢晓明、左双菊:《饮食义动词“吃”带宾情况的历时考察》,《古汉语研究》2007年第4期,第91-96页。[Xie Xiaoming & Zuo Shuangju, "A Diachronic Study of the Verb Chi(Eat) and Its Objects," *Research i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No. 4(2007), pp. 91-96.]
- [15] 黄蓓:《意义研究的当代走向:语境化与主观化》,《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58-69页。[Huang Bei, "Recent Trend in Study of Meaning: Contextualization and Subjectification," *Journal of Yangzhou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2(2011), pp. 58-69.]
- [16] A. Bergs & G. Diewald (eds.), *Constructions and Language Change*,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8.
- [17] 任鹰:《“吃食堂”与语法转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59-80页。[Ren Ying, "'Chi Shitang'(Eat at the Dining-room) and Grammatical Metonymy," *Journal of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o. 3(2000), pp. 59-80.]

- [18] 聂亚宁:《从体验论看汉语“吃”的转喻和隐喻认知模式及其特点》,《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113—117页。[Nie Yaning,"On Cognitive Model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etaphors and Metonymies of 'Chi' in Terms of Embodied Realism,"*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No. 2 (2008), pp. 113—117.]
- [19] 罗思明、马可云:《“吃”述宾结构的语义——句法映射模式情景语义学分析》,《浙江工商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34—36页。[Luo Siming & Ma Keyun,"Analysis of the Mapping Patterns in the Predicate-object Construction of 'Chi' in Modern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tuation Semantics,"*Journal of Zhejiang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 No. 4(2005), pp. 34—36.]
- [20] 熊学亮:《论“吃”在“吃+NP”结构中的功能承载量和分辨度》,《外语研究》2009年第5期,第7—11页。[Xiong Xueliang,"Functional Load and Resolution of 'Chi'(Eat) in Chinese 'Chi+NP' Structure,"*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No. 5(2009), pp. 7—11.]
- [21] 李曙华:《当代科学的规范转换——从还原论到生成整体论》,《哲学研究》2006年第11期,第89—94页。[Li Shuhua,"Canonical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From Reductionism to Generative Holism,"*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No. 11(2006), pp. 89—94.]
- [22] 徐盛桓:《相邻关系视角下的双及物句再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第253—260页。[Xu Shenghuan,"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Revisi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ximity,"*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4(2007), pp. 253—260.]
- [23] 张建理:《单宾语句的认知构式语法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182—189页。[Zhang Jianli,"A 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Chinese Monotransitive Sentences,"*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4(2008), pp. 182—189.]
- [24] 袁野:《动词意义、构式与体验式理解》,《外语教学》2007年第3期,第36—40页。[Yuan Ye,"Verb Meaning, Constructions and Embodied Understanding,"*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No. 3(2007), pp. 36—40.]
- [25] 董粤章:《构式、域矩阵与心理观照——认知语法视角下的“吃食堂”》,《外国语》2011年第3期,第2—12页。[Dong Yuezhang,"Construction, Domain Matrix and Construal: A Cognitive Account of 'Chi Shitang',"*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3(2011), pp. 2—12.]
- [26] S. Iwata,"Locative Alternation and Two Levels of Verb Meaning,"*Cognitive Linguistics*, Vol. 16, No. 2 (2005), pp. 355—407.
- [27] 刘宇红:《词汇语义与句法界面研究的三种模式》,《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年第6期,第1—6页。[Liu Yuhong,"Three Approaches to Lexical Meaning and Syntax Interface,"*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6(2010), pp. 1—6.]